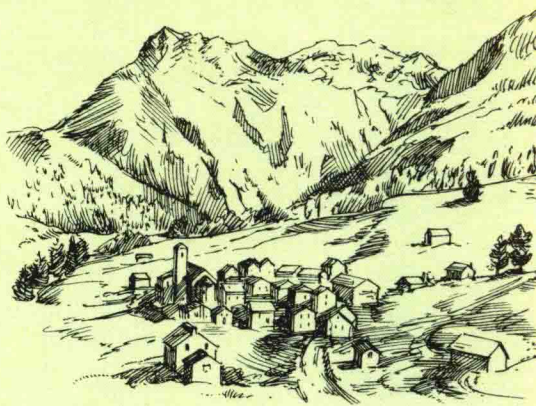




经典文学

钦差大臣

The Inspector General

俄罗斯经典文学

[俄罗斯] 尼古拉·果戈理◎著
耿济之◎译

一部果戈理早、中期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
“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
作品不同凡响，
故事出人意料结局耐人寻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异国的芬芳

钦差大臣

[俄罗斯] 尼古拉·果戈理 / 著

耿济之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钦差大臣 / (俄罗斯) 尼古拉 · 果戈理著 ; 耿济之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7.6
(异国的芬芳)
ISBN 978-7-5594-0548-7

I . ①钦… II . ①尼… ②耿… III . ①喜剧—剧本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 ①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4068 号

书 名 钦差大臣

著 者 (俄罗斯) 尼古拉 · 果戈理

译 者 耿济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48-7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钦差大臣 /	001
婚 事 /	121
赌 徒 /	191
官员的早晨 /	241
打官司 /	253
仆 室 /	265

钦差大臣

出场人物

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德姆哈诺夫斯基——市长。

安娜·安德列夫纳——其妻。

玛里亚·安东诺夫纳——其女。

罗加·罗基奇·赫洛博夫——学校视察员。

其妻。

阿莫司·费奥多罗维奇·利亚普金—贾布金——法官。

阿尔铁姆·费里帕维奇·宰姆略尼卡——慈善机关管理员。

伊凡·库兹米奇·施其金——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诺维奇·道勃钦斯基——本城地主。

彼得·伊凡诺维奇·鲍勃钦斯基——本城地主。

伊凡，阿历山大洛维奇·赫莱司达阔夫——彼得堡来的官员。渥西布——其仆。

赫里司强·伊凡诺维奇·基勃涅尔——县医官。

费道尔·安德列维奇·陆陆阔夫——退职的官员，本城的名流。

伊凡·拉扎列维奇·拉司达阔夫斯基——退职的官员，本城的名流。

司铁彭·伊凡诺维奇·郭洛勃金——退职的官员，本城的名流。

司铁彭·伊里奇·乌赫魏尔托夫——区警察局长。

司维奇图诺夫——警察。

蒲果维城——警察。

台尔日莫尔达——警察。

阿勃杜林——商人。

费佛郎耶·彼得洛瓦·博施莱布金那——铜匠的女人。

士官的妻子。

米士卡——市长的仆人。

旅馆的仆人。

男女宾客们，商人，小市民，上访者。

性格与服装

（演员诸君注意）

市长，一个当官已到了老年，自以为很不愚蠢的人。虽好收贿赂，然而举止很正经；态度充分地严肃，甚至有点喜欢评理；说话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他的每句话都会有意义。他的脸庞粗糙而坚韧，像每个从低小的职位上开始从事艰苦的职务的人一样。从恐怖转到快乐，从低卑转到傲慢是极快的，像具有粗暴地发展着的心灵倾向的人一般。他照例穿带勋章纽扣的制服和有踢马刺的长靴。头发剃短，已作斑白色。

安娜·安德列夫纳，他的妻子，从外省来的好卖弄风情的女人，岁数不很老，所得的教育一半靠小说和画册，一半则靠储藏室中和闺房内的一些杂乱事情。她有好奇心，遇有机会便暴露虚荣心。有时对丈夫实施权力，只是因为丈夫找不到回答她的话；但是这权力只限于琐碎的事情，不过是些责备和嘲笑的话。她在本剧的持续期间四次更换衣服。

赫莱司达阔夫，23岁的青年人，身躯细瘦；有点愚蠢，所谓脑筋里没有主宰，——是衙门内称为最空虚的一类人里的

一个。他的说话和行动没有一点考虑。他没有将持久的注意力停留到任何一个念头上面的能力。他说话是零落的，话语会完全出人意料地从他的嘴里飞出来。扮演这角色的人显出诚恳和平凡越多，便越见出色。他的衣着是时髦的。

渥西布，仆人，和平常年纪稍显老的仆人一样。他说话严肃，看人目光向下，好发议论，爱对自己讲为他的主人所说的教训的话。他的嗓音永远不慌不忙，和主人谈话的时候做出严肃的、急遽的，甚至有点粗暴的表情，他比主人聪明些，所以事情猜得快些，却不爱说许多话，是一个静默中的骗子。他的服装是灰色的或藏青色的破旧的长衫。

鲍勃钦司基与道勃钦司基，两个矮矮的、很好奇的人；容貌很相像；两人都有不大的肚腹，说话都很急，而且经常用姿势和手势做辅助。道勃钦司基比鲍勃钦司基稍高些，更严肃些，鲍勃钦司基则比道勃钦司基随便些、活泼些。

利亚普金—贾布金，法官，读过五六本书，所以有点自由思想。他喜欢猜测，所以对于每句话都加上分量。扮他的人必须永远在脸上保持别有深意的神情。他用低音说话，拉长着调子，发出嘶哑的、像犯鼻疽病似的嗓音，像古式的钟，先发出嘶声，然后再叩击。

宰姆略尼卡，慈善团体的管理员，很胖，转不过弯来，举止笨拙，但又好钻营，爱骗人。他很喜欢替人做事，老是张罗着。

邮政局长，老实到天真的地步的人。

其他角色毋须特别解释，他们的原型几乎永远可以在眼前找到。

演员诸君应该特别注意最后一场。最后说出的一句台词应该一下子，突然引起大家闪电般的震动。整班的人应该在一刹

那间改变他们的姿态。惊讶的声音应该从所有女人的嘴里一下子迸发出来，好像从一个胸脯里发出来似的。如果不遵守这一点，整体的效果会因此消失。

第一幕 市长家内一室

第一场，市长，慈善机关管理员，学校视察员，
法官，警局长，医官，警察两名

市 长 我请诸位来，告诉你们一件极不愉快的新闻：钦差大臣快到我们城里来了。

法 官 怎么，钦差大臣？

慈善机构管理员（下简称管理员）怎么，钦差大臣？

市 长 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隐了姓名来的，还带着秘密的谕旨。

法 官 这真是糟了！

管理员 本来没有烦心的事，现在来了！

学校视察员（下简称视察员）哎哟！还带着秘密的谕旨！

市 长 我似乎有预感的！今天我整夜梦见两只特别的老鼠。这类的老鼠我真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乌黑的、肥壮的躯体！跑来了以后，嗅闻一下，——便走开了。我对你们念我从安德烈·伊凡诺维奇·赤梅霍夫那里收到的一封信。这位赤梅霍夫，您是认识的，阿

尔铁姆·费里帕维奇。这是他所写的：“仁兄、亲家、恩师尊鉴：”（用微语喃言，眼睛快速地转动）……“有事奉告……”啊！在这里：“现有一事奉告：近有大员奉谕来省视察，尤其注意我县情况。（手指向上竖起，带着极大的意义）虽然他自称是个普通人物，但我已经从可靠方面探闻其详。弟知吾兄办事有些小小的错误，这是任何人所难免，兄聪颖过人，送来之物不愿轻予放弃，”……（止读）这里是私事……

“所以奉劝你，请一切处以谨慎：该大吏恐不久即赴贵城，且恐早已行抵，隐名居住某处，亦未可知……弟昨曾……”这下面是家务事情：“舍妹安娜·基里洛夫纳偕同妹丈抵此；伊凡·基里洛维奇体极胖，好弄弦琴……”这封信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情形。

法 官 是的，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很不寻常的。有点不大那个。
视察员 为什么？安东·安东诺维奇，这是为什么？钦差大臣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市 长 为什么？显然是命运如此！（叹）感谢上帝，以前尽到别的城里去，现在轮到我们头上来了。

法 官 我以为，安东·安东诺维奇，这里有细微的，多半是政治上的原因。这意思就是：俄罗斯……是的……想发起战争，所以部里就派官员来调查有没有造反的情形。

市 长 您怎么想到这上面去了！还是聪明人呢！在县城里会有造反的人！它是国境边上的城市吗？从这里出发，哪怕走三年也走不到外国去的。

法 官 不，我对您说，您不要这样……您不要……上司是具

有精细的眼光：不管远不远，它总要考虑到的。

市长 不管考虑到，或是不考虑到，我是已经对诸位警告过的了。——我在自己方面已经做了各种安排，也劝你们做一下。尤其要劝您，阿尔铁姆·费里帕维奇！这位过路的官员一定先要视察您所管辖的慈善机关，——所以您应该弄得十分雅观；帽子要洁净，病人不能像铁匠一样，照旧穿着破旧的脏衣服。

管理员 这还不要紧。帽子大概可以戴得干净些的。

市长 是的。还有，在每张床上要挂用拉丁文或别种什么文字写下来的牌子……这是属于您的部分，赫里司强·伊凡诺维奇，——上面标明病名：什么时候起病，哪一天，哪一号……你们的病人尽抽些浓烈的烟叶，这很不好。人一走进去，永远要打喷嚏的。最好是少弄些病人：否则会立刻认为管理不善，或是医官的无能。

管理员 关于治疗一层，我和赫里司强·伊凡诺维奇自有方法：越顺其自然越好，——我们决不用成本贵的药。一个人是很普通的：假使要死，总是要死的；假使要病好，就会病好的。赫里司强·伊凡诺维奇不大容易同他们解释：他一句俄国话也不知道。

医官发出一个有点像字母 e 的声音。

市长 我也要劝您，阿莫司·费道洛维奇，多多注意法院的环境。在你们的厅堂里，时常有上访的人们来往，卫兵们竟养了一群家鹅，还带着小鹅，尽在人的脚底下钻进钻出。蓄养家禽自然是可以嘉奖的事情，为什么卫兵们不能蓄养呢？但是在这种地方是不大

合适的……我以前就想对您提起，但是不知为什么竟忘记了。

法 官 我今天就吩咐把它们赶进厨房里去。您如果愿意，请过来吃饭。

市 长 此外，还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乱七八糟的破烂的东西就在你们的办公地方晒挂，纸柜上面还挂着一条打猎用的长鞭。我知道您爱打猎，但是最好把它暂时收起来，在钦差大臣走了以后，再挂上去。还有您的陪审员……他自然是行家，但是他身上有一股气味好像他刚刚从酿酒厂里出来似的——这也是不好，我早想对您说这件事情，但是不记得被什么事情打岔得忘了。假使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他身上的气味是天生的，那是有方法可以治的：可以劝他吃些葱，或蒜，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赫里司强·伊凡诺维奇可以用各种药品帮他忙。

医官发出同样的声音。

法 官 不，这味道是赶不走的：他说在小孩的时候妈妈把他摔了一跤，从此以后，他身上就发出一点烧酒的味儿。

市 长 我只是对你们说说罢了。至于说到内部的情形和安德列·伊凡诺维奇信里所说的小疵，我没有什么话可说。而且说起来也奇怪：没有人身上不会有一点罪恶的。这是上帝自己安排^①，那些自由派说着反对的话，并没有用。

法 官 您对于罪恶的看法怎么样？罪恶和罪恶不同。我对大家公开地说，我是收贿赂的，但那是什么样的贿赂

① 基督教教义：任何人都有“原罪”。——译者注

呢？那是一些小猎狗。这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市长 不管是小狗，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总归是受贿。

法官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譬如说，如果某人的皮大衣值五百卢布，他太太有一条围巾……

市长 您说您收猎狗作为贿赂，那算什么稀奇？您并不相信上帝：您从来不上教堂，然而我至少有坚定的信仰，每礼拜一定要上教堂。至于您呢？……我知道您：您如果开始谈起创世的问题，连头发都会竖直起来的。

法官 这是自然而然得来的，由于自己的智慧而得来的。

市长 有的时候太多的智慧，比完全没有还要坏。然而我只是把县法院提出来就是了；说实话，不见得有人会到那里去视察：这是一个可羡慕的地方，上帝自己会保护他。至于您，罗加·罗基奇，您是学校视察员，必须特别关注到教师们的情形。他们自然是有学问的人，在各种学院内受到教育。但是他们的举动很奇怪，自然是和他们的专业不相分离的。内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脸孔肥胖的……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他一上讲台，无论如何，不扮一下鬼脸，决不肯罢休，就是这样子，（扮鬼脸）然后一只手，就伸到领结底下去捋平胡须。假使他对学生做出这副鬼脸，自然还没有什么：也许必须怎样做法，我不能加以断定；但是您自己推断一下，——假使他对一个参观的客人做出这样子，——也许很坏：钦差大人或是别的什么人会认为鬼脸是冲着他们做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视察员 真是的，叫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对他说了许多遍。前些日子，我们的贵宾到教室里去视察的时候，他扮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鬼脸。他扮这鬼脸是出于善心，但是我却受到警告：为什么将自由思想暗示给青年人

市长 我还应该对您讲那个历史教员的事情。他是有学问的人，——这很显然，而且见识很多，但是讲解起来太过热心，竟不记得自己了。我有一次听他讲，在讲阿西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但是一讲到阿历山大·马其顿，他那种神气，叫我无从对您讲起。我还以为发生了火警，真是的！他从讲台上跑下来，用力把一张椅子朝地板上摔去！亚历山大·马其顿诚然是一个英雄，但是为什么摔折椅子呢？这徒然使财产受到损失。

视察员 他的性子真是暴躁！我已经对他说过许多遍……他说：“随您怎样处置好了，我为了科学是不惜性命的。”

市长 是的，这是无从解释出来的运命的法则：凡是聪明的人，——不是醉鬼，便要扮鬼脸，真没有法子。

视察员 在教育界里做事真是最倒霉！什么人都要来干涉，每人都要表示他也是聪明的人。

市长 这还没有什么，——最可恶的是隐名暗访！忽然跑了来，说道：“啊！你们都在这里！谁是这里的法官？”——“略布金—贾布金。”——“把略布金—贾布金叫来。谁是慈善机关管理员？”——“宰姆略尼卡！”——“把宰姆略尼卡叫来！”——这才糟糕呢。